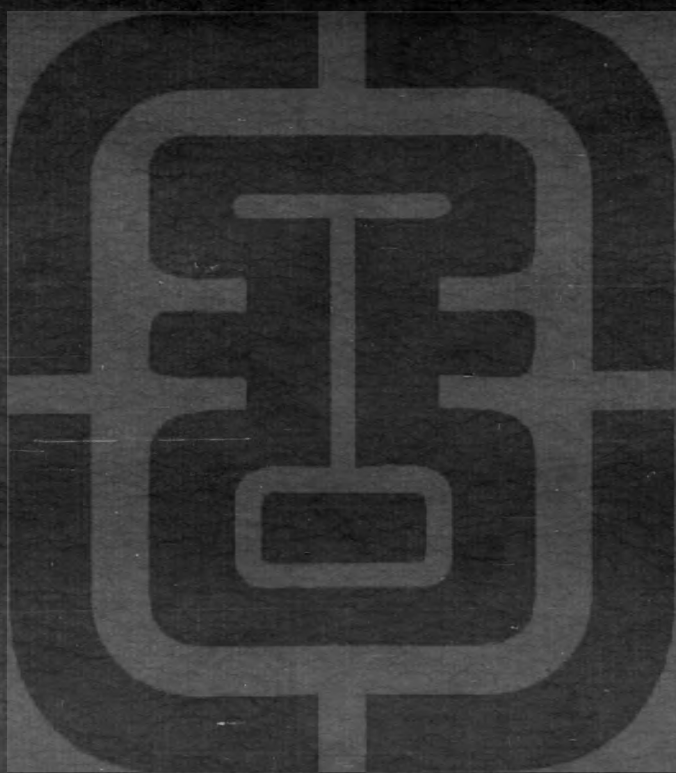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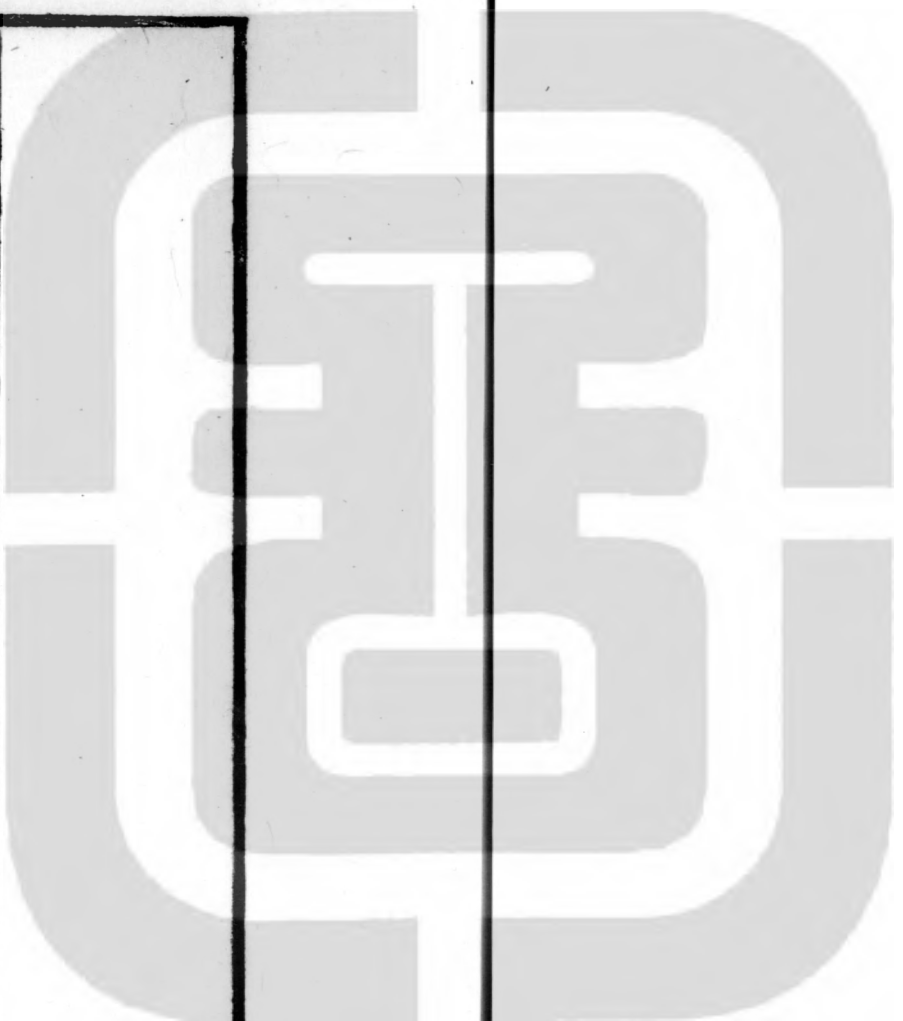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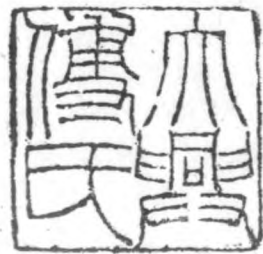


六



臨風自舞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臨安旬制紀二卷埵錄一卷錢塘張道少南撰明季潞王常  
芳監國事明史諸王表傳均不載惟張國維傳云南都覆踰  
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馬士英傳則云士英請潞  
王監國不允與前說自相牴牾蓋潞王當擾攘中為諸遺臣  
擁立旋即納欵其事不甚著故諸家野史亦罕有及之者張  
氏因為此紀以表章之用編年體按日繫事因事埵人排比  
頗具條理惜徵引未博且有失實處如劉子全書埵錄年譜  
載劉宗周驟聞福王臨幸欲趨會城既知馬士英擁太后抵  
浙憤然曰士英棄君上挾母后而逃某恨不手刃國賊豈涉  
江而迎之耶不果行年譜為其子洵撰所記當不誣是書乃  
云宗周偕熊汝霖入朝且有面責士英語蓋襲他書之誤未

及攷正又如顧炎武聖安本紀載宏光元年四月徙潞王於  
湖州王初至杭適海甯百姓羣訴陳之遞於撫按王得其揭  
偶向布按三司言之之遞懼及起官同御史彭遇龍召對力  
言當日大臣意在潞王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他變故有  
湖州之命是書僅載王上書請僻靜一郡而遺朝旨移徙事  
亦失之挂漏他若潞王既監國拜巡撫張秉貞為兵部尚書  
使治軍見馬如龍杭州府志南關樞署為潞王舊邸見張廷  
謨杭州府志唐王有與太后暨潞王書見黃漳浦集潞王所  
著有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此皆紀中所  
應采入者而張氏概未之及甚矣著述之難言賅博也同治  
丙寅孟秋節菴學人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序

嗟乎織人之工於販國也鬻一國不已復賣一國如市桃李  
隨手而輟窺其中則無有人之宗社存焉者彼不知有興何  
顧及於敗哉即至勢敗而踉蹌狂竄忽降忽叛舉趾亦暴終  
無定局彼諸奸豈不曰國之存亡無與於我第富貴不失則  
願已慊耳然烏知天奪其魄取彼血脂膏斧鑕而塗石莽哉  
於戲彼不知人國之敗亡又焉能逆觀其身之不保而卒殞  
喪也潞王監國之舉非馬阮朱袁之議不及此蓋馬阮既賣  
福藩擁兵入浙恐江東士大夫有脩顧賀禊日之事者於是  
復以虛器奉潞邸其意以為庶幾昔者南都立主異議之隙  
得弭市潞邸德而給諸舊臣而王亦貿貿聽之受其播弄如



牽絲之傀儡然諸奸護持敗局守門戶之見甚堅視捍禦殘  
疆為力百十倍故劉戡山黃石齋諸公枘鑿水火勢不克兩  
立而無所於救卒之諸奸倉皇恣睢驚然蓄威以延喘於旦  
夕而所措施者第詭言遣使割地請和以誑潞邸誑江左蒼  
生且以自誑而已夫當日大兵渡江而後勢若驚颺摧枯  
拉朽遇無不靡而欲行建炎之策不亦值乎且福藩初立亦  
嘗遣使矣苟事得就則爾時半壁成章措拄較易為力亦何  
至青衣出奔而尺組就繫也顧於山河牛角海曠天殘冀泥  
馬之効靈向湖山而媮息雖途人婦子亦竊媵笑之矣即使  
皇仁俛俞簽表列藩諸奸能保其必無啟衅乎則其給弄之  
意不待智者始答也洎夫天戈震臨瓦解冰泮諸奸棄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如敝屣鳧竄鳥散蔽於江流以圖苟全甚矣賊臣之禍人國  
也然且賣福不已降而賺潞賺潞不止兼欲劫魯劫魯不獲  
遂至噬唐終之七尺與國俱滅而袁宏勳以逆案稔惡之魁  
伍奸黨佞駢竄聯颺極於蒙面惟朱未孩濁流自拔與婺並  
燼益恣滌瑕君子取焉而婺州之陷實懷孟執爰先登則賊  
臣不特賣國抑且賣友矣嗟乎諸奸何足責所惜者以潞藩  
之親且賢夙為姜劉史呂之所屬意而事幾及身縮跼如蝟  
迨至敗感復不能扼吭飲刃以謝天地九廟之靈顧乃銜璧  
道旁為降王長殊可惡已夫明室之季自思陵身殉社稷天  
潢屏翰聞風興起雖逆顏行未嘗貶節閩粵稱制之藩就義  
尤烈即不肖如赧王亦不能手曳降帆稽顙階城其餘玉葉

疏屬螳臂以拒 神戈莫不赴鋸如飴銜刀恐後而王顧始  
慕康王終踵瀛國豈非高廟之所恫怨湖山之所羞汗哉雖  
然使王躬際盛明則即彈琴詠歌閉關佞佛亦上與河間東  
平媿馨爭懿近亦與鄭世子矧仙之流分烈比微而運會陽  
九逢斯百罹是則王之不幸而亦明社之玷也僕生長錢塘  
每嗜搜訪郡國掌故藉以消遣荒江支撐病榻而二百年來  
文獻湮墜詞人野老與之談監國時事邈如漢魏幾無以舉  
其蹤跡者於是取其行事編而次序之亦曰述墜緒於什一  
云爾顧終弗能詳也歟噉士君子讀史至廢興存亡成敗之  
際未嘗有不動於心者薰諸賢之遺烈誅羣奸於千秋翰墨  
之光踰於組鎖於世道人心未始無毫髮之補抑使後之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是書者庶亦知南渡五百餘年之後鳳闕龍船銷沈歇替而  
江城蠻角復有聚槐國之冠裳冀賜秦於天醉者則憑弔欷  
歔不能已己以視夢梁舊事之編雖未敢望其項領蓋亦猶  
是史氏之附庸也夫

咸豐五年太歲在乙卯立秋日雪煩道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考異

潞王監國之事彭灼昭著載於羣書李子玉南畝繹史撫遺  
於馬士英傳云士英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妃召王泣拜之終

不受是未嘗見他編也其疎如此

魏氏錢塘縣志順治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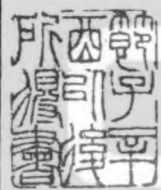
方馬阮王諸路兵俱集有創為監國之議者潞藩不可與李氏同

黃黎洲宏光實錄以監國始事繫於六月乙卯按是月為壬  
子朔則乙卯乃四日也然黃忠端集中所紀俱云六月八日  
且其七事疏明著其期又躬與其事當以忠端之言為正  
馬阮及朱未孩實始創議監國者也李子玉於馬阮傳既以  
王為不受監國之議故阮朱二傳於此節遂俱脫略

割地請和之使其遣時在監國前後俱無確據然夏彝仲幸

存錄云監國後所使則其言猶可信也于九瀛請誅馬士英  
疏李子玉於穎傳繫於士英挾太妃入浙後然據劉戴山監  
國舉動語則穎疏上監國非上太妃者李氏於監國一節摠  
在所略耳顧穎誅奸疏凡再上或其首疏先上太妃耶  
溫氏南蠻佚史叙南都降臣於御史則曰張孫振徐復揚袁  
宏勛已迎款矣豈降後復脫窰至浙耶不可知已  
康熙錢塘縣志王昭平傳云與陸行人培同日縊死時乙酉  
閏六月初三日則王未監國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臨安旬制紀卷一

錢塘張道少南稿

崇禎十七年六月丁巳朔甲子福王命護送潞王於杭州丙  
寅王至杭州

時福王稱制於南都令約束其從人蓋馬士英輩意無日  
不在王也王諱常涉字敬一穆宗之後是歲四月以避寇  
抵淮上無何而莊烈凶問至南都諸臣倉卒議立君未有  
所屬而王與福王俱寓淮以王夙有賢聲諸臣如史可法  
呂大器雷縯祚意多屬王且以福王立恐脩三案衅而馬  
士英言福王為神宗孫倫序當立遂與諸勳臣援立監國  
未幾遂稱制於是可法大器諸臣以定策異議事事受制



於士英而逆案阮大鍼遂借是以速翻三案府獄於周雷  
刺又於姜史朋奸報復以底於亡王文弱如書生恂恂儒  
雅好鼓琴嗜釋氏言杭人有潞佛子之稱

皇朝順治二年四月癸丑朔丁卯王上書請僻靜一郡

五月壬午朔辛卯 大兵入鎮江福王夜奔

壬辰馬士英奉鄒太妃出奔由廣德趨杭州

士英以黔兵五千人為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抵  
廣德州牧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太后詐也拒不納士  
英攻破之執殺景和道有所沮輒大言曰誰敢危懿駕者  
太妃京師人為福恭王次妃洛陽陷逃入尉氏福王立迎  
於郭家寨上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居慈禧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癸卯馬士英以太妃至杭州

太妃既抵杭巡撫張秉貞命錢塘令顧咸建往迓咸建力  
請士英駐師城外於是士英遂擁兵駐淨慈寺而守臣以  
摠戎府為行宮舍太妃潞王及羣臣往朝且令士民入謁  
駕太妃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及士英而已太妃儀度褊  
陋出詞頗不類東朝諸臣有以南中事請者則愕無以應  
士英多代之答潞王雖迎入第中亦無以別其真贋也或  
曰真太妃於 大兵入南都時毀容易服溷諸宮人中被  
驅以北及渡淮乃乘隙墜水死監者方知為太妃士英所  
挾乃一老宮人受士英指而然或曰疑即士英母然究莫  
之詰云是日靖國公黃得功殉難先是王與太妃實同出

都門士英挾太妃與其母並輿渡溧水為土兵所掠而士英子鑾統家兵八千人遽擁王西行抵抗之日諸士民向士英問王士英秘不道王出奔事但云聖駕在靖南軍中早晚親征將奉捷矣何皇皇為

太妃以江北巡按彭遇颺為僉都御史募兵兩浙時遇颺適奔至故有是命

命召用在籍諸臣

如戎政尚書張國維禮部尚書黃道周俱召入宿衛時道周方入金華募兵道途梗絕皆無由聞命道周抵雙溪遇國維流涕道宗澤故事國維亦唯否設數說相難曰君思之未熟耳道周曰此事奚煩熟思半壁大勢恃寶婺東陽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猶漢人之恃淮南晉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即一日有檄從張少傅覓橫磨劍公何以應乎

左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入朝

宗周汝霖素服渡江朝太妃謁潞王於第汝霖請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不能用復就坐面責士英當從王曰聖駕親征重事也何首輔不知而專屬之乃子耶士英俛首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可勝誅哉古來豈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昔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何怪乎國之傾覆也是時舊輔高宏圖避地寓越中間之嘆曰天之喪明若稽

夫徒苦江東父老復何益吾籌之熟矣遂絕粒死  
逆案阮大鍼袁宏勳至杭州

諸奸至與馬士英合偃蹇自如

東閣大學士朱大典總兵方國安擁兵至杭州

先是己亥福藩謀奔杭州令大典國安以所部兵先發至  
是入浙國安兵尤橫錢塘令顧成建謀於上官先期賂之  
兵乃不入城得無擾而鄉垌悉被淫畧矣

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誅馬士英

時士英謀趨越思任乃具疏劾士英曰戰鬪之氣必發於  
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生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  
恥在在不憤矣所由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未嘗真實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  
立之功以天下大計畀之耽於逸樂而士英公竊太阿肆  
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醑上悅色  
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骨董以為君逸  
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却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  
掣其肘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金輦銀四方狐  
狗之願出其門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獻及千  
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交兌即題其餘編  
頭修脚服錦橫行更不待言矣總之士英獨掌朝綱手握  
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信之篤所以覆  
之速茲事急矣試問相臣之尊司馬之重而可以走乎不

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駕則聖駕獨不當護乎  
一味欺蒙滿口詭給此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  
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  
絕色卧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海內以為悞國欺君  
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猶可復  
鼓時越中尚未知福王就禽也思任又遺士英書曰閣下  
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  
今上以定時局以為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  
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不講戰守之  
策祇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  
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才強敵來而先期竊走遂至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輿播遷社稷墟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  
上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  
爾深諒無他若但求全要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才能清  
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勵庶幾想望中興若仍道  
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則千古笑齒已經冷  
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  
污之地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上千洪怒死不贖  
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待緹騎以私法處之則  
當引領以待鉏魔士英愧憤不能奮時有都督同知張國  
紀者白長吏請誅士英不獲歎曰壞天下事者必此人也  
慟哭而去

六月壬子朔乙卯禮部尚書黃道周上慰興居述義師情由  
併趣馬士英迎駕二疏

道周遇張國維後還出蘭谿渡錢塘求福王耗乃上疏慰  
太妃興居曰臣老矣雙親違捐一意君上自天啟策仕以  
來二十四年雖偃蹇間僚三遭廢黜身經百折萬死復生  
不敢以怨誅餘情著於心繫者何哉臣之事君猶子事父  
生殺廢置無有二心若偷榮以承歡遭厄以自逸亦仁人  
所憤心慈子所唾面矣恭聞皇太后陛下自五月十一日  
與聖駕分離南渡溧水過獨松關遂涉餘杭東至臨安此  
間烏道崎嶇居人曠絕不知何以仰慰乘輿俯愜安膳臣  
子造孽遺憂至此益自晉宋以來於今再見而皇太后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危與聖駕相先尤古今所無有也天祚明家大統不墜孽  
臣狂寇久當自滅江南清淑王氣所鍾衣冠文物甲於天  
下收拾泮渙足以中興伏惟皇太后強飯自慰臣自三月  
初八日祀事已完具疏請旨候命假歸棲遲兩月至五月  
十五日始聞播遷之言臣驚痛在心舉指無錯私揣敵軍  
未有南下之期臨安亦非駐蹕之地太祖定鼎鍾山功在  
萬世聖主復基載毫理不驟傾雖諸臣造孽拂性逮災而  
聖主寬仁萬方所諒誠能下詔罪己擯黜諸臣更求賢哲  
別與維新雖少康共和之業進於夏商猶未可量也臣幸  
廁詞林遠稽典故如貞元罪己之詔切所當行除具稿進  
呈候聖明採擇駕至施行外臣先至金華嚴衢等處召募

義兵遠檄虔鎮閩廣相為應援自金華永康東陽義烏等處有鄉紳太子太傅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所募鄉兵四千名金華守道王調鼎知府王禮所練原兵一千八百名永康知縣朱萬化所募義兵二千名皆自備糗糧仰候命旨早晚調度如手足之於頭目毛翮之於鳥獸生而具之可撫掌得也江西為宇內右臂晉宋以來豪傑匡襄全藉江西之力臣所識原任翰林楊廷麟劉同升皆秉性忠義閩里所宗又贛州撫臣李永茂敏練多能心存王室可晨夕被旨與金華義師相為應援約其往還不過一月敵非殊後不驟窺江誠得聖駕速還整此六師恢復舊京為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非晚乞先下懿旨召張國維楊廷麟劉同升朱名世龔廣生等使速將金華江右兵來集江口取進止調度其閩中潰兵尚可著閩將再收立功自贖與翰林院待詔涂仲吉商其方畧東出鎮江西上溧水為定鼎善後之圖誠不宜拘守舊說迴阻義兵使天下臣子銷其親上之心隕其効忠之氣也其請趣馬士英迎駕疏曰臣至愚劣立朝未五十日奉祠請假在外自三月初一以後不知朝端何故召靖南廣昌之師盡數過江使賊臣假敵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不知江上水師尚八九萬賊臣假敵不過數千何故輕離宗社使鐵騎躡于郊壇兵氛侵於寶座且以大臣侍從早夜圖維宸陛承歡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

車違於鳳輦間關載道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距今已越二旬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近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南軍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託言厚載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苟媮神人所共憤也馬輔及平仗靖南廣昌為左右臂廣昌已披髮投北靖南擁兵不勲動而馬輔獨至西湖盤踞淨寺意欲何為陛下宜速出懿旨令馬士英仍統黔兵前至黃得功軍中羽翼聖駕直趨南京恢復大業或聖駕尚在太平寧國之間宜盡蠲輜重收拾士卒乘敵人未集軍勢閃爍之時驅逐塵氛誅鋤叛逆稍留面目以見神人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必雍容袖手俟聖駕有定自還臨安則臨安嬪女行道者皆能之無所用糊面喪心之馬輔為矣臣知臨安士民憤憤欲甘心於馬輔馬輔泄泄夷猶亦以聖駕朝夕即至臨安然舍南京而圖臨安未為上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聖駕自還臨安又無所措置馬輔者宗社安危係於呼吸惟陛下亟留意焉時太妃惟士英是依卒無能用其言也

戊午禮部尚書黃道周至杭州

士英既賣主情窮欲自託於王乃約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勛議奉王行監國事道周至將復以迎駕討賊為請大勳云吾奉詔以所部導駕先發安知聖駕所在士英云小兒

亦導駕去今不知小兒何在遂無復由知聖駕時士英已  
注意監國不復言駕在靖南軍中矣惟大鍼猶愧慙自稱  
死罪耳道周凡草諸檄及諭數千言媿媿不已然疏請雖  
切而事幾間然無所動

臨安旬制紀卷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臨安旬制卷二

錢塘張道少南稿

己未潞王監國於杭州

時唐王在杭州亦勸王監國馬阮遂以虛器擁王是日禮  
畢羣臣俱朝王素服過謝慈禧宮士英大鍼大典宏勛及  
浙撫張秉貞御史何綸十餘人各緣服黃蓋腰黃白隨王  
入謝慈禧宮時太妃服淡黃衣白襦侍女衣素葛者數人  
而已獨禮部尚書黃道周素服角帶與士英並立王問為  
誰道周袖中出名刺王欣然曰先生真一代忠良今日幸  
共任大事旋執士英袖云先生每事與黃先生商量士英  
傲然不屑也大典遽云黃道周不知事吾從行在為聖駕



開道而來曷不詢我道周云既為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  
在大典默然遂散出道周復入朝時馬阮朱袁俱未至王  
遽請見令坐賜茗問今日何以教我者道周云用賢才收  
人心破故習行王道為今日要務王曰和氣致祥家不和  
事不成今日之事先與馬輔議之道周曰事有思量不  
得者如黑黃蒼素迴不相入今日在兩浙宜用兩浙人望  
劉宗周為江東老成何堅不召用王曰馬輔恐劉先生來  
又分別門戶耳道周云祇為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  
復入其邪說耶君子有賢奸而無門戶小人無賢奸而有  
門戶然而門戶之談君子不能避也王曰今馬輔握重兵  
勢不得不與馬輔議道周曰此非職意想所及時士英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且監國後即真以俟敵動靜道周語價綸曰如人便欲北  
面君輩復何面目自存乎綸曰吾明日赴越中措置行在  
矣道周因入問士英士英曰越胡可居否則金華耳道周  
曰金華水西流山川平易國初守不踰月已喪胡武襄文  
弱之國也士英默不答道周云不復建業不守常鎮僕終  
不能與諸公共事也內侍孫元德李進錯愕曰一杭州尚  
恐不能保安望他乎道周拱手曰如此則諸公為之耳退  
乃上疏曰多難興邦殷憂繼聖維大有為之君應不世出  
之運所以匡植宇宙奠安宗社為四海蒼生造福無窮非  
獨以慰僊后之情綿未墜之緒也我太祖高皇帝被濯乾  
坤功德邁於千古網維江漢卜厯過於成周暨我穆宗神

宗深仁厚澤在宥天下施於啟禎之際雖有兇醜不廢雍  
熙徒以師律不宣養寇怙亂朝紳清濁醜正崇回兩載之  
間二京繼陷實史策所希聞晉宋所未有也天命未改歷  
數有歸恭遇殿下元德格於重華仁風洽於四表帝眷早  
定立此丕基凡有血氣之倫俱仰神明之表感時識機慕  
慕義企踵者籲上穹而懷今日固已久矣臣自三月奉祀  
禹陵請假入山心虞朝家或有非常動靜普天率土舍殿  
下誰歸所以徘徊江上廢餐忘寢以期一當自五月聞變  
以後臣躬入金華召募義旅間出嚴衢收拾餘燼所得東  
陽義烏永康向義之士可成一軍如原任太子太傅戎政  
尚書張國維所募四千人永康知縣朱名世所募二千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金華道臣王調鼎知府王脩所素練千八百人舉人龔廣  
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新募二千人舉皆有勇知方可  
資一割之用又聞宇內右肱常在江右晉宋之間賴其雄  
風如原任右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往年召募常有五  
六千人合度鎮撫臣李永茂所素練三千人臣雖未與約  
誓而克復之業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領以待殿下誠得黃  
鉞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鍾山之塵次復燕京之業以仰附  
鱗翼傳世無疆

和 庚申 大兵抵嘉興馬士英遣陳洪範使 大軍前割地講

洪範坐艦懸旗書奉使 清朝四字

禮部尚書黃道周上表勸進

時諸臣嚙沓無遠志道周乃上表勸進曰正位凝命其道尚賢戡亂復仇惟元克建况當屯險之際經綸起於立君在此草昧之間需遲非以濟變以親以長以貴民獻俱有一心曰德曰位曰時天人既以交應殿下乘眾志以御六龍應元良而當全璧用賢去奸以復神宗之治攘亂却敵以紹太祖之勲下慰士民上承天眷不可緩矣昔孫權匹夫拔刀斫案而開三世之疆晉元懦主舉酒覆杯而立百年之統况以殿下盛德令聞著於海內啟邦載毫適在臨安績十二宗之丕承申八百年之吉祚雖少康宣王不足專美於前又何建炎建武之足誦乎昔光武肇造實承蕭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王之勲乾五非天亦當乙酉之歷遠稽南頓俯溯瑯琊知國運之將隆屬一人之有慶恢此遺緒光被前徽臣等已同諸臣講求綿叢即當擇日共贊郊壇然諸臣弗是也前南國子監司業吳太冲三上牋請誅奸不報

其第三牋略曰黔賊逆黨明奸誤國罪守宜寸磔今又奉殿下監國豈其本心特藉此虛名巧為脫却以自全耳此真古今奸賊所未有者職不知國家與諸奸種何冤孽而慘毒至此乞明正典刑懸首藁街衛以洩神人之憤夫誅若輩直如狐豚幸勿與諸臣謀謀則不能殺矣王噤不敢發

黃道周上七事求賢逐奸令師四箋

其七事箋曰臣聞人心為立國之根至誠為致治之本邇來京師重陷皆由士志先頹民心喪失然香載道迎賊迎敵非為邊境疎虞將帥不競勅敵之勢不可遏也今當擬命之初衆志歡忭鼓舞胥慶實祖宗神靈憑依有道為帝天之所眷顧而諸臣沈污牽於故習所生講力行皆年來敗局不足為興王道也臣愚以殿下清明在躬為神聖之表宜捐十日精神惕勵振頓與士民相見使海內聞之以為聖人復出江南父老見之以為禮樂復興而後天下事可為也臣略為敷陳凡有七事行之十日可為王道之端殿下設議行之弗為異端所阻臣幸甚一自六月八日以始天地鬼神咸肅穆以觀興主之作用宜齋心夙夜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賢訪問省覽章奏凡所批發皆精意新采以動人心監國後一日宜集百僚郡守縣令問民所疾苦先為何事亟與改除臣往見臨安人民繁庶今閭井蕭條民居皆為兵舍殿下宜乘板輿文武緹騎先幸南郭召問百姓父老蠲除其苛令兩縣官賑卹鰥寡孤獨自南而西自北而東所召問蠲除皆使細民得聞天語或一日未畢則兩日畢之是為王道之始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召府縣教官集士民於郡學殿下親臨郡學問諸士民耆老家有長年九十以上者賜帛二疋米二石肉二十觔其八十七以上者以次隆殺百歲以下皆親揖而問之是即辟雍養老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撫按郡縣教官訪問

譽髦有孝有德素行端謹者為一班有學問宏博文辭敏  
妙者為一班有兼通騎射儀觀雄駿者為一班略引數行  
優給筆札其特達自著者殿下亦親召而問之是則射宮  
選士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南京逃回諸臣僚及  
新至將卒問宏光皇帝的信如何或飛遞或蒙塵或銜璧  
殿下即踊足興哀羣臣過密銜恤告先帝懿宮宣著誤國  
諸臣及叛逆諸臣罪狀或可含忍聊示筆誅是即興師致  
討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徵附近十郡耆宿臣僚大  
者安居小者饋食六七日內一齊陛見其江右廣福以旬  
朔為差有召命者不得稽留未有申命者皆奉朝請聽撫  
按疏薦叙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召諸將領本處五營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收散潰水師殿下親臨武場百官騎從分部閱視給賞其  
雄駿小弁有技勇者即授以告身如定難勳齋之類察其  
衆寡情實以為簿書即命掌兵大僚分汎扼塞要害如丹  
徒南口常州北關溧陽獨松關之類止留抗衛老營以備  
郊天扈蹕之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就南郊壇壝或鳳  
皇之陽掃地郊天告於皇上帝申誓百官迴鑿告廟正  
位登極使羣臣百官有所瞻依天地神祇有所昭格昔光  
武皇帝以乙酉夏六月己未即位於南郊是即殿下監國  
之日也以此十日祇見郊廟與今相符以此數日精神綱  
維百世昭示天下從此禮樂可以相起次第先後率而行  
之可也臣攷易象春秋歷數之說我國家與周室皆以土

德王二百七十五年而一中絕故先周亦二百七十五年  
遂有厲宣之事然又續而五百五十積德有隆汙則顯示  
有遠近亦惟在殿下自強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殿下龜勉自強天地祖宗實呵護之勿以臣言為迂  
日是守令撫按之務不必以至尊下親細事也臣以學術  
志行不過如此他無可效其微忱惟此七端淺近明白為  
萬民四裔之所共曉仰冀殿下略行王道以振人心而新  
聽觀其求賢箋曰臣以草野過承隆眷賜茶命坐親被訓  
示知聖德宏恩有覆載之量睿慮深長非凡近之所能窺  
然以臣迂愚私揣人心憤悶已極譬之琴瑟風雨之後必  
須更張猶之棟梁傾覆之餘須加補治昨經面諭往見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輔與商大略臣初至未晦出城但晤御史臣何綸見監國  
詔書所擢用諸臣未有劉宗周名恐浙中人心繫於著龜  
斯民直道未可重違雖善政不在於調停起衰必先乎物  
望人見宗周與姜曰廣高宏圖不在召用之列必疑當宁  
尚有成心救亂仍是敗局無以彰求治之誠開維新之化  
幸因懿旨所未及別出明綸特召宗周以收江左再召楊  
廷麟劉同升以收江右不出十日四方觀聽自然一新若  
仍貫以膠柱猶藉薪而救火書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容忍雖今日之要務而渾純非幹蠱之良圖易曰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先甲取其改新後甲取其丁盜若復以不  
別賢奸禁談門戶為今日之鍼砭則時事悠悠終不濟矣

今日宜常州為重鎮設一督府徵閩廣之援師抗衡江上  
兩者而外惟有求賢圖治以收人心諸賣國賣君者雖未  
能討聽其自替在殿下遵養以待純熙在微臣敬慎以防  
敗類天祿皇家必有見覲之期濟濟師師乃成和平之福  
也其逐奸箋曰治先固本道貴自強敵人不可以漫嘗奸  
回不可以共事耶并孤忠以決去就臣孤立獨往道與時  
違見宏光元年諸臣用事措置乖方蒼素變色鹿馬易形  
私心危之不敢苟廁朝班之上出都四十日而陵谷變遷  
宗社顛覆中夜起立未嘗不痛恨飲泣於諸臣也今當乾  
坤失據之時諸臣私相約誓以殿下為孤註必阮大鍼朱  
大典袁宏勳諸臣齊集始舉監國之事人心已失物望大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乖馬輔兵將紛塞道路狐兔豺狼共為一穴鄭鴻遠師過  
而不敢問高起潛兵散而不敢追又稱方國安兵回須索  
四萬見餉以為供億國安固即蕭山之家資鉅萬還家  
夜錦何所需此又聞馬閣臣自言南京之事已遣陳宏範  
入北與講不知宏範所講何事如宏光迴鑿自關宗社非  
宏範之所得講如殿下之登極此天地祖宗之所式憑億  
兆蒼黎之所共戴非敵人之所當聞也凡人欺弱而畏強  
茹柔而吐剛許定國所假借報讐之騎不能數百餘皆叛  
降蒙面之徒多不踰萬獨以人心既失卷道壺漿使塞塵  
目為王師鞏圖坐成揖讓不知馬士英阮大鍼朱大典平  
生所仗靖南廣昌之兵竟成何物而賣國賣君一至於此

今諸奸所在寇敵指名以國託於諸奸猶以薪投火也今宏範已行勢必復尋建炎之事胡銓有言焉能向小朝廷求話魯連亦云有蹈滄海死耳臣繫孤舟見四面潰兵恐不得正命於殿下左右適會今日免朝有懷莫達謹含涕再陳以補前疏七事之遺其命將箋曰先師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殿下之宜有天下睠之天地承之祖宗卜之臣庶非在今日但以稽遲數月時勢倥傯不得晏然以觀謠歌之盛而過自虛挹讓再讓三諸臣遂生異議或龔龔建炎之謀或進句踐之策臣愚以為帝命傳之皇家人心屬於有德建武太元之際不聞通命於匈奴景炎咸鴻之間猶且自正其位號若講無成謀則情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勢絀若因講成事則蒙面喪心臣揆國家旣敗之故皆由大臣養奸蓄亂驕將寵極心媮從古迄今豈有宰相擁兵橫行都市城獲俱為總兵子弟編稱顧命而見賊不鬪賣主挾君猶為有騎虎不下之理今兵馬尚有數千方國安兵猶滿萬朱大典眾亦千餘合金華新至者虛聲近萬諸臣皆受國恩蓄威自衛不肯進前而攜妻抱子藏馬於舟掠資於道意欲何為臣細問敵中來者皆云敵騎不多合叛降者不能四五千以馬閣部之英武朱大典之福相阮大鍼之敏鍊使統率三軍北行扼塞出奇設變大有謝元之功小則祖逖之效而談笑廟廊養威都市終夜噲叱謀竄謀奔不可聽聞殿下誠毅然發憤收東南之人才用東



南之民力棄諸故習敗局一切不道以名則甚正以言則甚順以事則甚成如必無一戰之勞據甚下之勢與敗類而圖興邦與憤懣而圖成事畏首畏尾媮死媮生臣不知所終矣臣孤旅子身徒步難進發語煩瀆惟殿下詳察速令諸臣扼要破敵立功自効功成別叙以慰神人之心王皆不能用時士英方遣陳洪範使北議割江南四郡以講和顧洪範前與左懋第使燕懋第不屈死而洪範輸國情歸則士英之以宗社為戲罪不勝誅矣厥後導大兵下臨安賊臣之甘心賣國如此是日午王賜食太監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侍筵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光景矣道周欲謁王議諸事宜以懿駕在內遂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果

辛酉命黃道周入閣辦事不果

是午王傳令旨命道周入閣內商略諸大政士英恐奪其政柄繳回不下

壬戌大兵抵塘西王令頒行黃道周疏請七事卒不果馬士英阮大鍼棄王走

時敵信甚迫諸臣度臨安必不能孤存俱紛紛奔竄馬士英謀奔金塘乃上內閣印大鍼亦上兵部印不辭而去既上鄭舟挾士英去士英踉蹌揮涕墜水中一足單跣入方營道周知羣奸不可共事而王閉閣脩齋亦度不能脩康

王故事決計趣歸與涂仲吉移舟上富春聞岸上鼓吹聲  
喧甚則朱大典阮大鍼翔翔從富春拏舟欲入婺州者也  
癸亥

甲子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馬士英不報

時士英入方國安營王亦無如何也後劉宗周遺穎書曰  
監國舉動尚無足恃此輩疏即宜朝上夕下何至四五日  
全無行止景泰初王竑撫殺馬順監國規模次第可觀惜  
無其人耳今明府立發第二疏不必候旨隨發三疏必行  
其說而後已即宗社自此坵墟亦可下見高皇帝於九京  
於臣子分義亦浩然於天地間矣宗周復遺穎書曰明府  
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事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寢

大兵徇杭州王率羣臣詣軍前降錢塘令顧成建死之

大兵抵武林關巡撫張秉貞恒擾不知所為陳洪範勸之  
納款錢塘令顧成建力爭不獲秉貞將挾王出降乃遣成  
建攜師咸建復命即棄官去王倉卒與秉貞詣軍前降先  
是貝勒博洛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拒又不忍殘民故決  
志衝壁及詣營請弗殺人貝勒許之杭州之免屠燹王之  
惠也閏六月魯王監國於越不知王之猶存也上諭曰閔  
王未幾偕宮眷及鄒太妃北去將度誰太妃伺間奮躍墮  
急湍死明年五月王與福王竝殂咸建字漢石號心如崑  
山人崇禎癸未進士令錢塘有惠政至是焚舟奔吳江追

執以還令雜髮易冠服或建曰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終不屈閏六月朔殺於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州人收而殯之閩中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賜祭一壇建祠行都

閏六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行人司行人陸培兵部職方司主事原任邵武同知王道焜殉節

宗周聞潞王出降方進食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及越州迎款乃朝於先祠出避郭外門生秦祖軾以袁閔文謝故事勸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君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義矣尚冀吾越為一成一旅耳而吾越又降區區老臣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生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哉若少需時日以待有疊山之聘而後死疊山封疆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不死終有遺憾及宋亡矣猶然不死亦以九十三歲老母戀戀不決耳我何戀乎今以為可不死可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死已乃繫以詞曰信國不可為媮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先後死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守扁舟辭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首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遂絕粒久之渴甚口

吻瘡發其女進茗飲精神頓生蓋復液也宗周擲杯於地  
自後不復飲矣宗周語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  
曰維聖人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  
為亂臣賊子而已或傳滬中建義公曷稍緩之宗周曰吾  
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乃欲我做兩字耶竟以閏  
六月初八日卒前後絕粒幾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  
日培於大兵至浙時謁巡撫張東貞請兵拒守而東貞  
已與陳洪範謀挾潞王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誅培慟  
哭去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  
塢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君職行人無守土  
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乎子不見北都某  
某乎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索酒飲將自裁其妻規防甚  
嚴乃止一日給妻他往鍵戶自縊妻兄子破壁救之培大  
恨曰奈何苦我越夕為書三緘辭母作絕命詞冠帶叩頭  
北向五南向三以結靴繩揖二僕曰我為烈士若輩宜成  
我志坐方牀從容就縊死年二十八江東贈尚寶司少卿  
諡忠毅道焜聞潞王降語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先帝  
知遇恩當死久矣所不死者俟將有為也南都之立羣小  
盈朝往必不得志故濡遲至今今更何望且向者銓朝以  
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不死天下將為謂屬吏中固無人  
矣乃投環死江東諡節愍宗周字啟東山陰人學者稱念

臺先生培字鯤庭道焜字昭平俱錢塘人培道焜以向日  
殉錢塘諸生方天眷巾服再拜自刺死仁和諸生諸復詣  
羅木營死

臨安旬制紀卷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潞王佚事

潞王好鼓琴其所製前委兩角材特精良崇禎年愍帝嘗出  
宮中古琴賜之後流落人間並稱潞琴毛西河有公望遺姓  
以潞國之琴賦滿庭芳詞云漢室淮南藩封澤潞紅絃久擅  
空桑攜來海甸寶匣散珠光碧軫瑤徽璣額龍門樹斲羽鏤  
商人傳是乾清供奉曾遺賜諸王崇禎題歲月橫紋印綠蘇  
帶流黃自王孫散去淪落江湘故國軒懸何處燒桐好付與  
中郎誰知得紅絲繫足還是舊宮妝又西河同王徵士聽楊  
太常彈琴編詩有毛姓家蓄潞國絃諸王頌在崇禎年句後  
此琴入杭州汪氏金江聲有集汪秀峰飛鴻堂觀潞琴同賦  
詩云高堂置酒延眾賓鼎彝圖史左右陳素琴三尺橫斐几

酒半拂拭開龍唇珠徽的皦寒光賸忱腹千絲斷絃細篆書  
鳳詔辨題名知是前朝潞藩製當年愛弟獨承恩寵樹皇枝  
望最尊賜出良田連汶水特開朱邸並梁園風流好古問平  
亞託玩宣情數閒暇良工斲就嶧陽材韻磬號鍾詎相下承  
家嗣子更溫文書畫臨池妙軼羣嗣王常芳善擊篋大書尤  
畫蘭子家舊藏之有  
手撫焦桐調雅奏思隨翔鳳宗禎帝名協南薰豈知戎馬紛蹂  
踐憂國愁聞宮徵變陵廟俄看劫火飛宗藩竟類屠羊珍請  
封南徙到錢塘佛子家家祝辦香百萬生靈全性命不辭斷  
壁作降王此琴流落從茲久故物何年入君手愛惜重裝古  
錦囊摩挲時把于闐帚拂袖抽絃慨感平醉聽滌硯喜神清  
鐫餘靜聽能忘味試鼓松風一再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王精通內典一日於大鼈腹中獲觀音一尊四面莊嚴悉具  
於是遂繡佛長齋工書畫尤精於畫蘭曾刻石置虎跑寺好  
收蓄珍異有舍利子一每晦輒有光視其慘潤可占晴雨有  
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  
也有沸水石真水中水沸如潮有竹節盆大如輪有碧草上  
有小龍大如指長踰三寸淡金色鱗爪具備繞指盤屈氣色  
若新後俱不知何屬矣

潞王既北去宮眷匿塘西孟氏錢塘張絃與王氏謀首之既  
而悔不與名後王氏首者五人皆暴死絃踰五年亦死  
附朱督師及馬阮諸奸事蹟

潞王既降士英與國安尚駐錢塘距杭州城十里立五營

大兵遠攝之斬其衆五百級乃竄餘杭復敗適魯王監國越中張國維劾其悞國十大罪懼不敢入朝走依國安於嚴州未幾士英姚江之師復敗而國安亦敗於富陽時大鉞已先竄金華往報大典大典方募義旅為固守計因與共事士民檄逐之大鉞怒走詣國安軍與士英遇掀髯抵掌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復煽方朱兩軍交惡大典幾為國安所窘顧士英以南中之敗半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抵牾無何士英率國安軍渡江窺杭州紹江列陳大敗溺死無算乃收合餘燼於江東赭山朱橋范村諸處縱肆掠劫明年正月國安與鄭芝龍合疏薦士英於閩王令士英為辦事官俟克復杭州始許復職六月 大兵渡江稱衝魯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弗納之怨密與國安謀劫監國來獻監國覺脫去而國安一軍卒盡殲遂與其父故大學士逢年雜髮降而大鉞先已納欵至八月遂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詣江干降自言願破金華自効初大鉞在金華大典與閱城指西門戒其下曰此新築土未堅當嚴備具大鉞心識之至是以巨砲攻是門即陷恣屠戮以報檄逐之恨大典自焚死方大典之去杭也復與江上諸臣奉魯監國偕張國維主金華兵時孫嘉績熊汝霖主紹興軍錢肅樂主明州軍江東之軍推此三府監國以國維輔政加大典文華殿大學士建行臺督師國安封荊國公父逢年亦拜大學士尋議分地食餉以金華蘭谿湯谿浦江隸大典而國安方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馬阮沓至人

心岌岌故未嘗越嚴州一步先是在淮撫時唐王禁高墻大典為白其寃及王稱制遙授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督師浙東屢屢書招之大典曰錢塘塘江扼要吾去誰為司餉唇亡齒寒閩何能固或勸其以孥先行為先後計曰吾孥去則一境無固志是教之叛也為天下者安得及其家比國安聞其饒於貲聲將索餉四萬爵士英引擢尚書之德遽率眾往襲圍攻匝月殺掠甚慘監國召諭至再至閏六月二十五日始解散後以事勢日非葺公廨為行在將迎監國駐之或曰江上危婺州得安枕耶乃寢及大兵渡江國安與大鉞俱降導攻金華大典執招撫使烹之嬰守凡三月間出奇兵大兵死者數萬外無援兵而部下無一叛者義烏御史傅巖大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典姻屬也為強宗請盡以子弟兵為援泣許之巖夜縋而出還至義烏以死部將吳邦璿何武雄健多智素倚之國安以大砲攻城急城中亦以火器禦之烟炎漲天日闕如雷大兵稍却乃日夜濟師守者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大典子萬化尚巷戰力盡見執大典麾其妻妾及萬化妻投井中邦璿曰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敵不如焚之為吾輩死所大典袖中出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也即環坐庫中賓從之願以死侍者得二十餘人頃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大典亟命舉火藥大震如霹靂大兵返走多蹂踐死大鉞既獲破婺功復隨軍入閩至仙霞嶺有微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毋苦跋涉盍留此調攝子姑徐徐來大鉞慨然曰吾雖老尚能彎強弓騎壯



馬且今欲收七閩舍我其誰奈何言若是既而曰咨此必東林復社間我也軍中初不解東林復社為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翌早全軍度嶺大鉞督馬步行趨疾若猿猱以鞭梢指騎者曰若輩少壯男子顧不及一老秃翁矜盼矍鑠軍中頗壯之既過五通嶺則喘息氣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僕其僕自後至見之復下嶺購稗時干戈遍野人民一空顧無所得木越數日始舁板扉以上會天暑尸蟲四出溢於路僅存腐骨而已或曰方其自矜得意時為軍士擠之墜崖死或曰大鉞登嶺時忽頓首大呼曰介公饒我即自撻其面墜馬墮崖下身首異處其奴尋得之繫其頸於馬上求棺三日始殮云介公雷演祿字也士英於國安敗降後將朝唐王於閩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乃遁入天台山寺為僧大兵搜獲之與總兵趙休元駢戮於市時丙午六月也或曰閩拒不納乃竄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易軍敗奔新昌山中丁亥就禽斬之市人齎切其肉以飼犬或曰丙戌八月大兵獲吳易並執士英同就僇或曰士英與國安父子同時降或曰大兵至台州士英始出降唐王被執於順昌搜龍槓獲馬阮及方氏父子連名請駕出關為內應疏事在己降後大鉞已墜崖死仍僇屍而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披甲為奴或曰為雷擊死或曰大兵渡江士英國安合兵奔天台詢之土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入滇閩緣眾未聚稍憇以俟山有石橋恐敵人之襲之也斷之出石碑有文曰

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驚以為天意也遂留不去乃遣人詣杭降貝勒令大誠遺書以異其禮二人大喜即遣將謀劫魯監國其將入魯營即病昏誓監國亦覺之逸去二人既至杭貝勒令盡挈親屬及所部僕將四十八人駢斬之遂囚二人檻車入閩繫一室中士英惟日吟咏自遣忽一日引至洪塘與總兵數人同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論曰當潞王時輿圖半壁如閩浙江西楚粵蜀滇黔之地猶疆舊索所不及建炎者僅失江南十餘郡耳使王勵志中興獲賢良相將相與之圖存則其能立國與否尚未可知雖然監國非王意也馬阮脅之耳夫馬阮豈誠有意人國哉彼其戀富貴私身家盜權柄之念未嘗須臾舍去南都半載腰金蝨玉如俳如優生殺恣心如渴如虺一旦長江飲馬王氣頓消而富貴身家柄權俱去也矣不得已挾太后而南以為不如是則吾之宰相大司馬如糞土也假擁護東朝之尊威以呵嚇臣庶且冀報王未成禽則犄犁而犢至繫慶而慶來君相重逢湖山坐翫格天之閣半間之堂可再構也及夫玉馬朝周長驅北去宮聲不返咽並寒流而遺老舊臣責言沓貢

况潞藩所在人望攸歸設或捷足先登落他人之牛後則太阿墮地為俎上肉矣故監國之設雖非本衷而亦出於萬不得已者也善乎黃忠端之言曰馬阮既賣吾君恐臨安更擁潞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敵抵塘西才議監國使半壁餘生竟淪微管猶且餘息奔逃真豺虎之所避食也亦可為利其肺腸而誅其心者矣厥後閩關不納江東復拒事權一失奔竄無門由此觀之彼所為亟亟援立豈不自以為先見之智乎迨夫反面倒行逆施而富貴身家柄權之念猶若膠竊著身不能暫釋以冀溺仄之復然仆柳之再起差幸天誅冥殛赫然相加而餘毒始息則彼自以為智者何在也若夫忠烈報國之士不獲手劍諸奸而徒以身殉志尤可哀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是時守土而死者僅一大令而我峩巨僚望風迎歎矣屈鄉而死者僅二三君子而濟濟國楨奉表歸誠矣之數臣者雖曰不盡屬心乎潞王而皆感王之降而興者也繫其事而表其烈豈有強辭乎哉故夫僕之為是書也非惡馬阮也亦非痛潞王也以為吾臨安山屨水懦之所而猶有鯤庭昭平及諸方諸數先生以閒官冷籍青衫賤貧之身與漢石叢山表撐正氣則其光吾壤不亦多乎且以滌降王啟關簽表之恥也至於監國典禮荒促無幾而曰旬制者以為時未及猶以旬統之舉成數也荒朝無他制設莖把旄猶有所制也其未始事之前叙諸奸挾太后入浙者以明監國之所由始既歸命以後附馬阮敗亡之蹟者以明奸佞之所由終然而弗得

詳焉則是編者猶僅存乎其略者也

蘇東坡集卷之四

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